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特進臣魏徵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
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
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
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
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王
威將軍宗慤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
入其境其國延袤數千里
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甎為城蜃灰塗之
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一曰薩婆地

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
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
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
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
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傅毒於矢樂
有琴笛琵琶五弦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
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
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
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

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新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陣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眾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

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
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
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
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
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
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
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剃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
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
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

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
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
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煬
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
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
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
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
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
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

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

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

送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
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
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阯駿以六
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
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眞臘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
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
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
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
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
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
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
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
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
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眞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
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
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

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

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然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剃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

盡之亦有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
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
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
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
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
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
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
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
其形似䱉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
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白羊於
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
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
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
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
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二年遣使
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

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監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挐次曰獨訶氏挐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産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荊種類繁熾代爲紛梗自秦幷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八十二卷　列傳四十七

隋書八十三卷　列傳四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簒位西域遂絶至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来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絶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晋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

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絶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録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皁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畧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䍦婦人帬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盗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

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
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
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
犛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
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
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
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爲邊
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
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

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
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
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
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
裒素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
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
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
之斬千餘級賊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

見廢辱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
間王弘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為其父所殺
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
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
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
謂侍臣曰渾則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
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
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
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

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
是子須陳諫君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
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
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各為善事
即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為
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乃止八年
其名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
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
為本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

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
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
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高祖令其弟伏連籌統其衆
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
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
以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
無素曰朕知渾王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
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
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
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㢸撫慰之十六年
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
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為主使使陳廢
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
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
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
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
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

詣諸郎勒兵擊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
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
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
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閒其故地皆
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
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
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
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
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
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
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
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
閒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
牛尾及羖䍽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
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
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婬穢

烝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
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
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
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
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旣平王謙
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
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
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
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
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
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
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
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
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
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
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

主子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
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内屬内屬人皆戀
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
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嘉又
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
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
服嘉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
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内有城十八官有
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

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
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裠
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石磧氣
候温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
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俗
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
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
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
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

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顯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

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彼以采
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裘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
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
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
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
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
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

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
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
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
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
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
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
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
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

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鐃沙甝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

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于地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錣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

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
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
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
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
遂絕焉○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
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
國無綱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
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翦髮有魚鹽蒲葦之利
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
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
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
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
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
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
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
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

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婬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

卜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
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大業中頻
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
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
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
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
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
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
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
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
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
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
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

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
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
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
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
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
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
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
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
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
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
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
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

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四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隣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

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棄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眞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琴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砂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
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
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
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
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
魚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
鑌鐵氍氀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
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刼國六百里
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
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
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
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
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𥕢而居以避其患其𥕢高
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
四步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

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
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
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
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
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
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
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
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
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
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
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腳皮為靴項
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懸一金
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
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
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
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
開山道以修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
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

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模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

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
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
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
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八十三卷　列傳第四十八

隋書八十四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卷第四十九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
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
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
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
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
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

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欻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恒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自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

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盗
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
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剺面血淚
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
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
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
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
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
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

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打在位二十年
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
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
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
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
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
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
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
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

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
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
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
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
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
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
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
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駡辱之菴羅不能制因
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
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
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
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
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
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
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修保鄣峻長
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幷沙鉢略妻宇文氏之
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

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
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
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
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
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
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
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
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
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

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
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
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斂兆
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
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
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
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
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
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

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

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齋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亙朔野之追

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
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
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
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
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
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
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
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
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
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
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
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
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
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
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
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
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
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使以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
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
於沙鉢略晉王諱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
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
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
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
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
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
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

齋一十卷劉暉義疏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
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
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
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
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澗請業者自
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
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

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
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
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父之 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
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
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
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
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
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

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
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
荷不能荅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
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
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
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
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
在於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
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

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
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
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
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待子入朝神馬
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
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
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
下詔曰沙鉢畧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
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

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
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聞知自
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
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
含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
厚沙鉢畧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
畧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岱之間又許之仍
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畧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一
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

爲犬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
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
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
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多以弟
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
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
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
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
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
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
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
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
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
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
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
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
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閭爲
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

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謬云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疋羊二萬口駞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

厥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
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
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
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
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
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
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
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
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
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
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
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
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
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
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
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民上表謝

恩曰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
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
安義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
眾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
拒河盡為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
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
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
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
戰而遁追斬首虜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
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
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
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
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
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
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
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

為虜所敗於恒安廢為庶人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

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
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
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
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
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
上聞伏願大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
所奏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
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
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

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
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爾書啓民以
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
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
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曰德
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
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三
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
竇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

是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
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
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上方命思
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
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良
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
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内泝金河而東
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
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
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鞲獻
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
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
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
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
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
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
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仍扈
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

是歲疾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

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
官有俟發闕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
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
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
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
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
遣司朝謁者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
崔君肅齎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
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

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
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
制故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
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
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
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
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
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
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

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繫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内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民强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

故遣使来以結援耳𩕄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
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
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
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
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
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
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
又被劫剥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
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
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
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
臨□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揔西面諸蕃不得
早來朝拜今参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
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
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
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
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揔攝事繁不得早来相見今

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
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
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
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
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
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
東之役故未遑也每月巡幸江都之亂隨化所至河
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
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
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
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
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
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
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巀撥忽比
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萬許
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
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
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
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
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
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
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北征納氏大破步迦
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
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

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
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眞莫何可汗居
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
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如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
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
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
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
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　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　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白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

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里分北三百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揔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揔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

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爲屋如突
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
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籧篨覆上移
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
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靺
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
牛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
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
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
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
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
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
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
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
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狢衣以魚皮又北行千
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
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
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

大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經路險阻語言
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
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
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玁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
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
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
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
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
定勢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
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
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
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
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
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
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
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
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

可汗遂道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
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
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羣盜
並興於此寖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
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
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
屢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
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
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
之民隸於編户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
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
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
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隋書八十四卷　　列傳四十九

隋書八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　　特進臣魏徵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

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
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膂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
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篡逆生
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薦社汙宮彰必誅之
釁斷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誡
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
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
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凶險不循法
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
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
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
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
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
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
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
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

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
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
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
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
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摠
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
武達陰問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
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語并謀逃
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
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
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
聞關中陷没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
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
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
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
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内
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

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廻避於坐中輒論
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俱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
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
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勃
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
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
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
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

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
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
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
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
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
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
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
揔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
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

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
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
諠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
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
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
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衞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
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
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
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
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
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
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
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
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
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
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
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檝

及 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

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
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
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懽等
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下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
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負之道遠疲
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石大謬誤我當
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事將必敗當
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共李本宇文

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
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
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
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遣
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
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
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
鍛耳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
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

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
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
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
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
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
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强來
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
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
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

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鬭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
爲恒其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
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
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
剋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
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
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
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
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

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轞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

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鬥所共游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鬥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衞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尸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

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
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
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
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
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
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德戡與其黨
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
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
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
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
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
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
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
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遊獵至
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
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
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
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返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不對命送至王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二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卷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

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
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
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
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
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
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悍
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莫不枉法
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
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
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
破之每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
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
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
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
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
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
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

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
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
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猒坎人格謙爲盜數
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
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
江都帝大悦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内乃
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
因密令閲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
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勅別用不

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
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
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秘之又遽簡閲
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
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
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
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
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
兵士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

河陽總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
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嘉城中不敢
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
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部
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
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
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
吏耳吾觀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
其父子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
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
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
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門而入無逸
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門言於
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
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
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
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

首領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
敢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
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內史令
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馬多戰死士
卒皆倦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
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
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
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感之衆皆請戰充簡練
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

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
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
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
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
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
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都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
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
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

郕元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逃
充悉収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来歸附充又
帝節諷侗拜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
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
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既
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
法嗣乃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
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
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
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
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
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
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
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
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
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為秦王所破禽建
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

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縑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illegible]將軍征吐谷渾進位大夫[illegible]征遼東百[illegible]苦役[illegible]原祁孝德等並聚衆為群盜[illegible]陷城[illegible]縣不能禦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illegible]致剋捷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illegible]守涿郡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illegible]萬自號冦掠[illegible]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illegible]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

不敢仰視也　所[illegible]

庚氏回 [illegible]

糧多無匱獲時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illegible]
詔達[illegible]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illegible]
侵[illegible]達與[illegible]門郎將龐玉武牙[illegible]
兵出集之處有功遷左驍衛大將[illegible]
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文[illegible]
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illegible]
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illegible]
文都等推越王侗為主[illegible]
陳國公元文都等[illegible]